

岁月凝香

时光酿出桂花香

■安小悠

国庆外出归漂时，我走出高铁站，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像阔别已久的游子重归故土，我忍不住张开双臂，闭上眼睛深吸几口。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是如此深爱这座小城。

于我而言，桂花香里有一种母性的温情。母亲名叫桂花。闻到桂香，总念母亲。所以即便身着单衣，又冒着淅沥的小雨，我也不觉得冷，反而有种惬意涌上心头。

幼时，父亲托人从外地捎回两棵桂花苗，母亲把它们种在院子里，一棵没成活，另一棵长得飞快，不几年便把枝丫都伸到墙外去了。秋天花一开，满院子都是香味，风吹过来“簌簌”作响，香味在巷子里流转；花落在地上像撒了一层金黄的小米，引得几只芦花鸡整日在树下啄个不停。

上小学的那个秋天，校园甬道两侧的桂花开得格外好，灿若碎金。我背着书包，一蹦一跳地从树下穿过。书包是姥姥做的，手巧的她用碎布剪出三角形拼凑而成，还镶了花边和带子。本来已经很漂亮了，姥姥还嫌不够，用几根丝线在带子上绣出几朵桂花，就更惊艳了。此后很多年我有过各种各样的书包，都不及这一个。尽管姥姥早已离开我了，书包也不知去向，但绣在带子上的那几朵桂花一直芬芳在我的记忆里……

我去镇上读初中，校门左侧有一棵几十年的丹桂，树冠比教室的房顶还高。我因这棵树而爱上了这个校园。我最好的朋友离校时，我送她到丹桂树下，那天她穿青衫褐裙，远去的背影如风中树。

如果时光可嗅，定是桂花香味的。从儿时到少年、到青年，我的成长轨迹撒满桂花，每一朵花都裹挟着一片往事的碎屑。我在商桥上高中，学校毗邻京广铁路，沿线皆种桂花树。花开时节，我常以参加文学社的采风活动为由溜出学校，坐在高岗上看一节节绿皮火车呼啸而过。那时有梦，也有诗和远方，日子清苦却充实……

一朵落花也是一粒种子，它跋涉千里，落在闽江之畔、旗山脚下，在我的大

流金岁月

■赵会玲

秋雨绵绵时，人们不再匆匆忙忙，闲下来，慢下来时才有心情回忆秋雨里的陈年旧事……

小时候的秋雨总是夹杂着玉米棒和花生秧的气息。下雨了，刚从地里掰回来的玉米棒、刚刨出来的花生秧赶紧放进屋里，堂屋里屋只要有空隙都堆得满满的。所以下雨天我们的活儿就是剥玉米、摘花生。大人孩子都坐在小板凳上，把玉米棒外面包裹的叶子一层层剥下，有的直接剥完，有的留几片叶子将玉米棒子编在一起一串串挂在屋檐下慢慢晒干，那是很好看的风景，特别有丰收的感觉。一大堆玉米就这样一穗一穗被剥完，常常要剥好几天，晚上也要点灯熬夜剥。衣服上、头发上、被子上都有玉米须的气息，又清又甜，很好闻。

摘花生时可以一边吃一边摘。花生生有甜味、浆汁多，香中带甜。拿起一棵花生秧，抖一抖根须上的土，白中带黄的花生像一串串风铃摇曳着。拽下那些胖胖的果实，就觉得特别香，似乎能看见过年时大红春联贴上门框、铁锅里的炒花生冒着热气、小孩子兜里装满了又焦又香的花生那样欢天喜地的场景……

秋雨里的饭菜格外香。这时候大人们是在家里劳作，不是很忙碌，所以一日三餐就做得应时且精细。晴天要在地里干活儿，有时过了晌午还没顾上吃饭，活儿没

■郑纪山

厨房常被乡里人称为灶火。

幼时的记忆里，乡间多数人家的灶火是用几根木棍支撑起来的，上面盖着草或铺上一层薄膜、牛毛毡一类的东西，搭成一个简易的棚子遮尘挡雨，能做饭就行了。棚子下面盘上土锅台、配上风箱，再垒好放碗的架子，一大家人在一个锅里捞稀稠的地方就算有了。

那时候，做饭烧的多是树叶、庄稼的根根草等。为了节省柴草，家家户户都配有风箱，目的是把柴草烧透。所以，一到做饭的时候，满村都是“呼嗒呼嗒”的推拉风箱声。灶下的烧锅人，头上顶一块儿看不出颜色的布片，脸被火苗儿映得通红，眼被烟熏得泪汪汪的，一顿饭下来，衣服上满是烟尘、草屑。

早年间村里传着一个笑话，说是有一个过门多年的媳妇极爱干净，梳洗打扮、刷牙漱口很是认真，凡出门必照镜子、掸衣角、弹衣拍裤。可惜她错了地方——作为农家妇女，一日三餐得钻灶火做饭。她一进灶火便被披上一块白单子，在脖下结个结，很像《雪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

那时的庄户人家喂养的家禽家畜都是

学生根发芽，长成亭亭的小树。当我拖着行李去大学报到的秋天，桂花开了，不需要言语，那香味我懂得……当年，男朋友几经辗转，从南阳到福州看我，南方的凤凰花几乎把秋天点燃了，然而我的眼里只有静默的桂花和心仪的他……

好友李季写过几句很好的诗：“花在校头，是仰望的理由；你在远方，是相思的理由。”很多年后，三秋桂子十里花香依旧，每一缕都是他，每一缕又都不是他。

小城处处有桂树，沙澧河畔、小区里、公园里、行道旁、单位大院内……稍留心就寻得到，或单独一棵，或三五成群，或成排成行。多金桂、银桂，少丹桂。细细观察便可发现，有的花开得早，有的花开得晚。即使同一棵树，也早晚参半，让人喟叹。济慈说：“一个人，看着一朵花慢慢地开放，是一生最大的幸福。”那么，桂花盛放时节，看着满树满城数以万



一叶知秋

汤青摄

秋雨中的往事

干完就只能凑合吃个馍充饥。有时天黑透大人才回来，也就凑合着烧点稀饭，简单吃吃算了。下雨天就不一样了，一日三餐，各家各户的灶火都不同地同时升起炊烟，村子上空一片热气腾腾。我一直认为那是快乐的炊烟。它袅袅地在屋顶上空盘旋、飘散，让人看见就觉得很简单。那炊烟里有可口的饭菜，有妈妈擀的面条、炖好的萝卜白菜。要是哪天谁家没有炊烟，那应该就是女主人不在家，凉锅冷灶的，孩子只能啃个干馍。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烧火，看着锅台里柴火“噼里啪啦”地燃着，就会想到“红红火火”这个词。我对柴火有着很深的感情。尽管在雨天烧火总是很多烟、很呛，我还是喜欢往灶膛里添柴火——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喜欢这烟火。

那时会常常煮花生和煮玉米吃，剥玉米时挑出来的那些嫩玉米、嫩花生正好煮着吃。到了中午，摘了半天花生，腰酸腿疼的，这时妈妈已做好了汤面条，腌葱花的香味儿特别浓。每人盛上一大碗，上面漂着几片嫩绿的小白菜叶子。坐在花生秧旁边，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也可以再拿一个烙馍，卷上酱豆，又香又辣，无比美味。有时候还会有一顿幸福的素饺子——大人穿上胶鞋、戴上草帽到菜园里割回韭菜，再就地取材现剥两把花生，放在蒜臼里捣碎，拌到韭菜里就会很香，这样还省去了香油。这是最简单的素馅饺子，

灶火记忆

四处乱跑的。灶火常被家养的猪拱翻了盆罐锅碗，鸡往灶跳到锅台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村里有户人家，因为家穷，好不容易订下了亲。那年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大早，女方去婆家“回节”（女方去男方家回礼），男方父母很是高兴，赶忙轰赶卧在灶火里的猪，清扫完毕后又烧稀饭、又是支鏊子烙单馍，又小跑儿去邻居家借了一个小锅准备炒菜。没有锅台，男方家人就用三个半截砖头支起来。忙活了好大一阵子，一顿简简单单的饭总算做好了。过了几天，女方差媒人把定亲的钱物退了回来。男方家人很是不解：一切都好好的，咋会说退亲就退亲了呢？媒人照实话说了，女方嫌灶火里卧了个猪，仨砖头蛋儿支了个锅，连个灶火门儿都没有，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

那年月，人们既为吃的发愁，也为烧的发愁。一到麦罢，大人们会在工余时间用大竹筲子到麦茬地里搂麦秸，半大孩子下地“戙麦茬”、拾麦根儿，很是辛苦。后来，有了化肥，庄稼的收成好了，除去喂牲口的，剩余的就来烧火做饭，很多农户就盘起了无烟灶。和老式锅台相比，烟尘少了许多，灶房也干净了许多，烧火

计的花开放，该是多么大的幸福呢？

桂花是秋花，有隔了尘烟的冷香，杨万里说它“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若开在春日暖阳里，未必还有这样的情味。桂花从不以色取悦世人，而只让自己香味悠远。远望棵棵苍碧，凑近方见小花如粟、团簇堆叠，每一簇都蓬勃地炸出很多小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昨夜西风所凋之碧树是桂花吗？青叶黄花在枝头肆意烂漫，晚风晃动那些花，香气浪翻潮涌般将我淹没……

折几枝桂花插在瓶里，今夜的我醉在花香里、沉在往事中。“要来小酌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人世匆忙，时光酿出桂花香，即使我是一个读书写字的人，却也并无多少闲情逸致。如果说我的生活还有一点让人羡慕的地方，那么不过是我把柴米油盐之间的缝隙无限压缩，腾出有限的空间，用来安放了我的风花雪月。

诗风词韵

把秋色酿成酒（外一首）

■李季

如何把秋色酿成酒
加入一轮中秋月
两声秋虫鸣
三钱桂花香
四克菊花黄
还有列队飞过的雁阵
寒塘渡过的鹤影
有人跌坐在银杏树下
风拂过他的衣襟
多年后，回顾来时路
才明白，我们都没把它走好
只是，我们再无法重走一遍

十月

更多的人走在异乡
十月，落叶翩然
桂花香在星光下，悄悄弥漫
桂花香在星光下，轻轻回响
十月，更多的人走在异乡，把星光和桂花香默默送回故乡
那乘月而来的人是春天的孩子
袖子里藏着无尽的种子
种半亩乡愁，种半亩光阴
日复一日，走到十月
这收获的季节
远在异乡的人
收获了什么
落叶翩然
更多的人走在异乡

日子（外一首）

■于贵超

风从秋天来
让苍翠的田野解开衣襟
让平静的河水弯一弯腰身
露出清瘦的河床
让卑微的柴米油盐
飘出日子的清香

是的，只有静坐
才能握住一段仓促的时光
沏在茶水里，晾在阳光下
铺在洁白的稿笺上
那是生活本来的模样

一只鸟落在窗台
两个世界隔窗相望
像我们一样——
它羡慕我的平凡
我渴望它的远方

十月

候鸟掠过天空
十月在田野里着笔
用高粱的红、棉花的白
或者月儿湖深邃的远蓝
清晨时而温柔、时而凛冽
每一次醒来都恬静美好
远方像昨天一样清晰

有时雷声滚动
十月在岁月刻下足印
锁进商代青铜的斑驳锈迹
嵌入敦煌石窟的仆仆风尘
更像诗章，像标点
像冷风跌跌撞撞的眼泪
洗净秋天眼里的忧伤

夕阳如画
亲吻道旁凋零的阔叶杨
河岸摇摆的金盏菊
袅袅的尘烟里
是十月最肆意的舞步
翻转、飞翔，像风一样



■魏立平

秋天的阳光透过枝头洒下，显得格外温暖。微风轻轻拂过，仿佛在耳边呢喃。乡家的院子里，几盆菊花以昂首或沉思的姿态竞相绽放，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玉米成熟了。哥哥购买了一台微型玉米脱粒机，一个个玉米棒子急急地滑进杯口大的管道里，迫不及待溜出来的玉米粒像金豆似的活蹦乱跳。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乐得一个劲儿地说：“这家伙利索得很，一会儿就把过去一冬的活儿干完了。”

小时候，家乡玉米的收割过程是一项很费力的工程。人们将玉米棒子一个从玉米秆上掰下来，再装车拉回家，或剥皮后就地晒干、脱粒，或剥掉一部分皮后将玉米棒编成串挂起来；玉米秆要一棵棵地砍下来运回家，放置墙角或路边；最后还要将玉米根刨出来，还庄稼地一个干净松软。

玉米的脱粒工程一般都放在冬季农闲时节。剥玉米粒的时光是最幸福的。全家人坐在堂屋里，母亲背来几背篓晒干的玉米棒子，大家一起剥起来。父亲和

哥哥握住玉米根部，用锥子或螺丝刀对着玉米粒用力推，玉米粒便一粒粒跳到布单上。我们则顺着推开的空行用力剥，玉米粒“哗哗”滚落。如果手上有劲，双手将两个棒子互相一搭，一挤一推，一根玉米棒子就被剥得精光。

哥哥一手握玉米棒子，一手攥紧螺丝刀，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地在棒子上推着转着。他推转的速度正好是全家人剥玉米粒的速度。我和弟弟手小没有劲，他给我们的玉米就多推几行，这使得我们的速度比大人都快。尽管手有点儿酸，但我们觉得自己很能干，心里就悄悄地乐着。那时，我们最爱一边剥玉米粒，一边听父亲讲故事。对此，我们很是着迷，听着听着就忘了剥玉米，经常是棒子剥完了故事还没有听够。父亲总是幽默地说：“欲知后面的故事，我们明天晚上见。”

窗外凉气袭人，屋内幸福弥漫。玉米粒“哗啦啦”的声音、父亲讲故事的声音以及我们的欢笑交织在一起，驱散了寒意，赶走了困意……

出红薯

■王国梁

秋霜过后，红薯地里的红薯秧被霜打得枯萎了。藤蔓横七竖八地匍匐着，土地已经裸露出来。有些地方的土地被地下的红薯撑得开裂了，隐约可见里面硕大的红薯。

秋深露寒，天高云淡。父亲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他欣喜地说：“今年的红薯肯定大丰收！”说完，父亲开始指挥一家人出红薯。

我小时候很不喜欢田里的劳动，觉得太过辛苦，唯独乐意干出红薯、刨花生这类的事。大概是因为红薯、花生可以随刨随吃、劳动奖赏立竿见影吧。

父亲招呼我们先把红薯秧扶掉。我和哥哥一边扒红薯秧，一边观察哪个位置可能藏着个儿大的红薯。藤蔓长长，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扒起来并不省力，但我们干得很起劲。

开始出红薯了，父亲挥着铁镐，“噼噼”几声，几块红薯钻出地面。父亲指着一块最大的说：“瞧，这块红薯得有两斤重！”我学着父亲的样子，也挥起铁镐刨起来。可是，我一镐下去，却发现地里的红薯被刨断了，红薯汁液溢了出来。我赶紧抓起一块，顾不得擦一把就啃了起来。刚刨出来的红薯甜度不够但清脆可口。

父亲见我出红薯的技术不过关，就派我收拾他刨出来的红薯。父亲自如地挥着铁镐刨出红薯，顺势一拎就把几块红薯拎了

品秋蟹

在这美味里。他有一套专门吃蟹的工具——除了铲蟹黄的小勺，还有小锤子、镊子、钳子等。父亲吃蟹时很认真，像极了修手机的师傅在拆卸零件。他小心翼翼地拆解着蟹肉，一点一点送入口中，细细地品尝。

母亲见我们吃得开心，一个也舍不得吃，总想把最好的留给我和父亲。父亲也知道母亲的心思，没有过多的言语，只默默地把蟹肉蟹黄剥好，放入母亲碗中。

母亲虽没说话，但眼角的皱纹像扇子般展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多吃点啊！”这时我感觉手中的大闸蟹更鲜美了。作为子女，看到一家人和谐美满，内心便涌上一股暖流。父母都年纪大了，感情不如年轻时奔放热烈，更多的是细水长流般的温暖。一个个橙红色的大闸蟹摆放在盘中，像极了一家人红火的生活。

时间充裕的时候，我会多回家陪陪父母，带几只他们爱吃的大闸蟹，陪他们吃饭。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大闸蟹也走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在秋季把一家人的心连在一起，浓缩成温馨的橙黄色。